

历的一些事情让我对此有了新的认识。

工作单位要买一台仪器，来处理实验中要测试的样品。我们联系了两个厂家（甲和乙），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后，让他们来介绍和展示各自的仪器。按理说，甲厂家在这一行业是数一数二的，但那位销售人员并不熟悉，调试了很久也没能符合我们的要求；乙厂家规模较小，仪器也简陋，但销售人员对其很精通，所以尽管精确度不是很高，却能大致符合我们所需的各项要求。因为这个课题进展很快，也没有时间进行更多的仪器筛选，所以我们决定买乙厂家的仪器，以便尽快投入使用。

由此想到，不管我们做媒体还是推广神韵，如果不下一番功夫准备，把相关信息了解清楚、并反复练习的话，无形中就将我们要做的事情降低了档次。这样就会给我们所接触到的人造成不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印象，影响到他们的被救度。

如果能在学好法、正念足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自己要做的的事情并做到位时，才能达到好效果，才是真的对众生负责。

(二)

儿子上小学，他的阅读能力很强，词汇量也很大，比同年级的其他学生超出很多。相比之下，数学虽然也不错，但并没有那么突出。

最近他班里进行了考试，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数学成绩很好，但阅读得分并不是太高。后来才发现，儿子在朗读时常常为了求速度而不停顿、发音也不清楚，造成别人听不清；再加上他因为求速度而不求甚解，所以在回答所读内容是什么时，有时就会出错。

从这件事情，我联想到当自己向别人讲真相或做证实法的项目时，其状况与儿子阅读的情形类似。因为觉得时间紧，所以很多时候在做事上、或与人交往时都太浮。长期下来，费力不少，但收效不大。这是自己的一个误区。

最近意识到，表面上我们是在人这个空间做事情，其实都有另外空间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我们心态平和、对众生慈悲时，不要只局限于眼前的人与事，而要为眼前这个（或这些）生命的本质负责、为其永远负责。这样，就能触及那个生命的真正所在，也就能感受到大法的洪大与慈悲。

正見周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弟子交流 1

 【修炼体悟】 1

 生死大战 大法显神威..... 1

 扭转观念 干扰消失..... 9

 认识没有绝对 放弃才是提高 10

 从听到的事情向内找..... 12

 走出被迫害的思维，真的神起来 14

 解体变异的“自尊心” 16

 修去怕心更加精进..... 19

 炼功时应保持“宝相庄严” 22

 【正见十年征稿】 22

 回忆在被迫害时救人点滴 22

 【救度众生】 26

 风雨十年，看大陆人心的变化 26

 【修炼故事】 29

 苦灵圣花..... 29

 清晰 31

弟子交流

【修炼体悟】

生死大战 大法显神威
湖北大法弟子 紫莲

从十月十二日那天开始，我经历了一场邪恶旧势力对我肉身的疯狂迫害，旧势力是明摆着想要将我置于死地。但是，在大法的神威下，在本地同修的整体配合下，我们与邪恶进行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半个月后，我们彻底战胜了邪恶，破除了旧势力想夺走我肉身的企图。下面是这整个过程的经历与我的体会，写出来也是给与我修炼状态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提个醒。

一、邪恶对我肉身的疯狂迫害

十月十二日那天，邪恶朝我疯狂进攻：我发高烧，忽冷忽热，头痛欲裂，浑身无力，全身胀痛。因为来势太猛，我几乎没有思想准备和招架能力。因为当时我正在上班，就立即给母亲（同修）打电话，母亲立即赶过来帮我发正念，很快消灭了一部分邪恶，我一下就感到浑身轻松了很多。但是一停下来，邪恶生命又席卷而来，我的头更痛了，烧得更厉害了，我几乎没有一点气力了。但母亲那天有急事，很快就离开了。我只好心里求着师父加持弟子，踩着单车，一路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回到了家。我躺在床上，难受极了，感到全身都是邪魔在迫害我，从头顶到脚下，从五脏六腑到肉体表面，每一寸肌肉都胀痛难忍。但是我没有力气坐起来发正念，就躺在床上念师父正法口诀，背我会背的法。这样稍微好受些。到了晚上

十点钟，母亲办完了她的事，打的士过来了。我们一起立掌发正念，清除了很多邪魔。第二天一早，母亲又被亲戚打电话找去了。我全身又难受极了，就像浸泡在无尽的痛苦中。现在我悟到是邪恶的精心安排，要置我于死地，将母亲以各种方式几次调开，不让她帮我除恶。下午母亲过来了，她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都无济于事，因为邪恶太多了，我被折磨的正念很不足。只是不停的喊着：“师父救命啊！”经过一晚上的煎熬，我整个人象要虚脱了一样。母亲看我痛苦的样子，被情带动，非要我去医院。我当时虽然正念不足，但是我心里有一念非常坚定：我是大法弟子，这不是病，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对母亲说，我死也不会去医院的。

（后来经同修与我切磋，使我悟到当时我的心虽很坚定，但是这个“死”字还是承认了邪恶迫害，之后我发正念解体了它）。我想到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让母亲去请甲同修来帮我。母亲一下就明白过来，立即想到去请同修来帮忙。很快甲同修和另外四个同修相继过来了，他们帮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我被同

骨骼和肌肉，渐渐散去后，乞丐方才缓过劲来。不禁寻思着：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原来都比不上这一个花瓣的苦，来的厉害。法师让乞丐站起来，这时乞丐才发现，原来佝偻的身躯挺直了，冻伤的手脚痊愈了，百般的恶疾都一一消去了，身体从里到外的净洁，清爽。乞丐再一次高兴的痛哭流涕，对着法师连连磕头跪拜，希望收下他，从此跟法师一起修炼。

法师扶起他，在禅房用手一挥，顿时整个房间的地上，墙上，顶上，刹时显现出各式各样，各种姿态，色彩缤纷绚丽的花，大小小，闪闪亮亮的，涌满了整个房间，奇异的花香沁人心脾。法师对他说：“这些花叫圣苦灵花。是我在生生世世，走遍了世间的每个角落，吃尽了世上的一切苦，忍苦，苦修出来的。世人单吃苦，是开不出，也形不成这圣苦灵花的。只有在正法的庇护与加持下，才能形成。但每瓣的形成，都需要吃很多苦才行。”乞丐说：“大师，您吃尽这么多的苦头，历尽心血的栽培这些圣苦灵花，为什么呢？”，“为了众生呀！”法师语气

庄重的说：“你以后也要忍苦修炼，也形成圣苦灵花，济世救人。”

乞丐说：“我一出生就在吃苦，怎么什么也不明白？反而变的又老又病，愤恨嫉俗。”法师说：“因为你没有遇到正法。你生下来就被父母遗弃，行乞时，又常遭人毒打恶骂。这都并非业力所致，而是你在如来佛座前选下的忍苦之路。因圣苦灵花承载着众生各种各样的苦，所以众生能因正法修炼的缘故，获得永恒的喜悦，自在与光明。在忍苦修炼中，不仅能形成圣苦灵花，众生也会随着你不断的吃掉修炼中的苦，才会有生的机缘，才会有进入天国世界的福缘。”至此，乞丐的思想一下打开，明白了这一切的缘由。

清晰

海外大法弟子

（一）

记得以前听说媒体要专业化、以及推广神韵要培训，自己不是很理解；心想只要把法学好、有救度众生的心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可是，不久前经

看到了法师。法师给他整理了凌乱的发须，给他穿上暖和的衣服，并叫他趁热吃下斋饭。乞丐感动的，双眼泪水纵横。

在法师将要离开时，乞丐突然跪下，双手紧紧握着法师的脚，失声痛哭：“法师呀，让老叟跟随你吧？”因法师在等待机缘，于是带着十分的歉意说：“我是出家人，没有钱，没有物。虽以慈悲为怀，但实在不知如何供养你。”乞丐又哭着说：“法师呀，我不是求你供养的。只是希望在临死前，能听上一次佛法，以获解脱呀。”法师见机缘成熟，便扶他起来，说：“随我来吧，你的一切我早已知道。”于是，法师搀扶着百病缠身，且又伤残的乞丐，回到寺院，给他诵读佛法。

老乞丐一生吃了许多苦，在严寒酷暑，风餐露宿，在永无饱足感的饥饿中，忍苦煎熬了一年一年。尽管他每时每刻都在吃苦，但苦是什么，他不知道。谁也看不见，摸不着。有时会觉得的命运如此的不公，有时受不了时，乞丐就愤怒的指着苍天，厉声大喊：“老天呀，你没眼呀，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呀？”但每次他喊

完后，总会在大晴的天，陡然有个响雷炸出来，后来几次后，乞丐就再也不敢随便乱喊了。人们欺负乞丐，野狗追咬乞丐，乞丐在四处躲藏中，总会有一阵大雨帮他度过难关。谁会知道，这满天的雨，正是天上的神佛，在为乞丐的忍苦而落泪。

回到寺院后，每天听法师诵念佛经，乞丐的精神渐渐好转起来。一天，乞丐问法师：“苦是什么？”法师伸出手，瞬间就看到手上开出一束五颜六色的花。花朵在手上轻盈的摇曳飘动，奇美无比。乞丐瞪大了眼睛，惊讶的看着，心里想到：从来没有听说过，苦长这个样子，还这么好看。法师摘下一个花瓣，递给乞丐，说：“你尝一尝，看看他是什么味道。”乞丐接过后，就直接咽下去了。长年累月的饥饿，使乞丐已经习惯了狼吞虎咽的吃法。

只是刚咽下花瓣，乞丐才回过神来，这么好看的花瓣，原来这么苦。奇苦无比，苦的乞丐直接在地上打滚，不知如何是好。法师说：“你不要动。”乞丐就真的动不了。渐渐的，苦的味道穿过乞丐的每条脉络，

修扶起来靠在沙发上一起发正念，一会之后，我开始呕吐，吐出了很多脏东西。

二、整体配合 大战邪恶

同修们走后，正巧协调同修来看我，看到我的情形，她立即去通知了本地各学法点同修帮我发正念。下午她带来了十六七个同修来我家帮我近距离发正念，并和我一起学法。从那天开始，一场正邪大战开始了。我能感觉到邪恶一批批的被解体掉，又一批批的扑上来。很多的同修分批的来到我身边帮助我。因为我家不在市区，为了方便更多的同修们来为我近距离发正念，协调同修建议我去市区我母亲家里暂住，并且安排各学法小组分批到我家帮我。于是同修们用车将我送到母亲家。母亲家楼层很高，但是同修们不畏辛苦，每天早、中、晚，都有同修分批来我母亲家。同修们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每天分批分批的来帮我除恶。早上第一班人来发七至八点一小时的正念；午饭过后第二批人约十人左右来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至晚饭前；晚饭后再一批人接着来发晚上七至八点的正念，并和我一起学法至九点发正念。另外还有很多同修在家里、在学法点为我

发正念。同修们默默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力量，令邪恶心惊胆颤。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法身的安排，是师父全力在救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

从十二日那天之后的近十天内我一直高烧不退，我由于极度的痛苦几乎没有正念。而且在大约十五日那天起，我的耳朵听不见了！我听不见同修的敲门声，听不见同修读法的声音，听不见炼功音乐……，我非常沮丧。我有时发正念坐不住，就不发，倒在沙发上。没有了正念，我几乎想放弃。但是我珍贵的同修们始终坚持不放弃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家里，我倒在沙发上睡觉，几个同修还在坚持不懈的为我除邪魔。我突然清晰的听到我头顶的邪魔说：搞不赢他们的！（意思是跟他们打不赢）我一下就从沙发上爬起来，对同修们说：加大力度发正念！邪恶说打不赢我们的。同修们听后倍受鼓舞，一鼓作气，很快就将我头部的那个邪魔灭掉了，我的大脑开始清醒。原来邪恶企图首先占领我的大脑，让我主意识不清，让我失去正念，再让我的耳朵听不见，把我与法隔开，与同修们隔开，继而摧毁我的意志，从

而毁掉我。真是邪恶至极呀！是慈悲的师父在那一刻给我打开天耳通，让我听到邪恶无奈的声音，从而增强我与同修们除恶的信心。师父啊，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说出您的慈悲啊。有同修针对我当时的状况，找到师父相关的经文，抄在纸上送给我，让我读、让我背。不断加强我的正念。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那段法：“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鼓掌）（笑）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里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著加执著。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象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

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走正。”还有同修在我耳边提醒我发正念善解那些还可救度的生命，还用师父的法加持我鼓励我。我感到我的正念在法中一点点回升。

在这场正邪大战的那些天啊，我认识的、不认识的、远道的、近道的、年轻的、年老的同修都默默的来到我身边。有个同修五十多岁了，她家在市区外，离我母亲家有好几里路远，那几天她下午来，晚上也来，她是骑单车过来的，晚上回家手里就揣着一把手电筒。有个老年同修八十多岁了，他不顾年迈、楼高，几次过来帮我发正念、与我母亲切磋。有的同修下午过来之前，把家里的事先安排好，晚上就不回家了，下午和我学完法后，也不在我家吃饭，就啃几口自带的馒头，接着再和我一起发正念，学法。我的耳朵听不见的那些天，同修们就让我一个人读法，我读累了，同修们就轮流换我读一小段。我的耳朵

这段时间，我还见到了两件非常显眼的东西。其一、是北京城的乌鸦几乎全死光了。迫害以来，北京的乌鸦越来越多，到后来，都成了一景了。尤其是在北京天安门、故宫和中南海一带，到了冬天，天空中除了乌鸦几乎啥都没有。一片不祥之兆，挥之不去。今年去北京，只看到喜鹊，见不到乌鸦。一打听，原来是上个冬天全死光了。真是奇迹。其二、是优昙婆罗花开遍神州大地。在国际网络上这种报道随处可见。我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只要留意，也是哪儿都看的到。这不是更大的奇迹吗？

我经常提醒遇到的有缘人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已经黔驴技穷，就要倒了，美好的明天就要到来。此时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会有异议。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认为它已经气息奄奄，马上就要倒了。但有些人认为可能没那么快，也许还能再熬几年。

十年的时光，并不漫长。但在这十年中，我看到了不可一世的中共邪党是如何在迫害法轮功中，一步步被人民看穿、唾弃的。我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如何在千难万险中唤醒中国人的。我自

己也有幸通过这风风雨雨的十年，在师父的耐心引导下，从一个人心满身的寻道人，一步步融入了大法弟子的行列，成为了一个自己对得起自己的法轮功学员。

我看到光明即将到来，也看到大陆的大法弟子还在不懈努力，正在正法洪势来临之前最后的时光中，把这邪恶清除干净。

【修炼故事】

苦灵圣花

大法弟子

一天，一个年迈体弱的乞丐，来到一家小食店讨吃的，已经饿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店主正在招呼客人，一看到浑身散发着恶臭的乞丐，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捂着鼻子赶紧挥起棒子，把乞丐赶了出来。这一幕，刚好被前来化缘的法师看到了。店主一回头，看到法师气度超凡脱俗，身材高大魁梧，一派威仪之相，顿时心生敬意，忙喊伙计给法师准备上好的斋菜，并施舍了钱财与衣物。法师谢过店主后，径直来到乞丐身边。乞丐本已年迈，两眼昏花，但在法师渐渐走近他时，乞丐的视力恢复了，清清楚楚的

邪大战啊。我不再去想讲真相的人数问题了，而是感觉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是一个法粒子，我在发挥我的长处，与大家一道救度众生。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再会惧怕，还克服了给人讲真相会带有情绪的缺点。讲真相的时候，尽量讲的慢一点，语气平和一点，讲的过程中，多注意对方的反应，尽可能互动交流。

这个阶段，听到最多的是骂共产党。只要一提法轮功这个话题。经常听到的观点是“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如果一提共产党，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污”，“共产党是个黑社会组织”。大骂一场。虽然还是会遇到坚持认为“这是政治需要”的人，但更多的是能够接受真相的。我曾遇到一位中年人，听完真相后他跟我说：“大哥，你说的太好了。今天你要是去推翻共产党，我马上跟着你去。万死不辞！”我跟他讲：“我们只要认清共产党搞的那一套。不支持不配合就足够了。你想他们人再多，也顶多不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它从来都是通过运动，利用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如果中国人都不支持不配合，看

它那一套还怎么办？不就不战自垮了吗？”这位中年人接受了。

这个阶段，中国人都好像睡醒了。以前曾经共过事的熟人，偶尔相遇，都会表现出非常的尊敬和热情。对我曾经历的一些遭迫害的事表示愤愤不平。甚至在我的老家，一个边远少数民族农村里，从来都是认为皇权至上的一群淳朴民众身上，我都看到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上个新年，我又回老家，听他们在议论时事，基本的语调都是：“又在花言巧语了。这个共产党肯定又在琢磨要敲诈我们的什么东西了。这群无耻之徒！”这种思维逻辑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四．扫除

今天，讲真相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亲朋好友之中，还是在陌生的环境、陌生人之中，讲真相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压力，也不会有什么波动了。我会根据当时的情景娓娓道来，别人听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合适。大家也就是说说一些身边发生着的寻常事，只是一提起共产党，大家就觉的太丑陋，太卑鄙了。无非如此而已。

刚能听见一点点时，我去了学法点，在学法点上，同修们也是尽量让我多读法，让我的脑子里多装法。他们每次都读很短的一小段法，而总是让我读很长的法；一次在学法点上，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男同修稍微读长了点，他老伴就提醒他：你读太长了。他们坚信：“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当我对同修们的帮助表示感谢时，他们都只淡淡一笑：我们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自己在行动上也不断否定邪恶安排：除了每天和同修们一起大量发正念外，我坚持发好全球四个整点正念；虽然我学法坐不住，也每天坚持下来，尽管我读法很吃力，声音很微弱，我也坚持和同修学，还自己学；我每天早上支撑着爬起来参加全球统一晨炼，邪恶让我耳朵听不见炼功音乐，我就睁着眼睛，跟着母亲的动作做，站不住也强迫自己站，求师父加持，抱轮胳膊抬不起来，母亲就用手指托着我的手。不久，我炼功一切恢复正常。

三、听师父的话 向内找

随着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清除邪恶，我的正念也不断加强，我开始依照师父的法向内找自己。我很快就找到自己主要是因为色欲心没去而被邪恶钻了大空子的，当然还有其它的执著，如强烈的妒嫉心、显示心、对情的执著等等。我是二零零七年开始修大法的。这四年多来，我在色欲心方面一直修的拖泥带水的。因为我色欲心很重，师父多次点化我，但我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和修炼机缘的珍贵，从而被旧势力加强了后天观念：第一，我觉的自己是才修炼了四年多的大法弟子，法对我的要求“可能”没那么高吧；第二、因为丈夫是常年一人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也“符合”一下“常人状态”。其实一切都是在为自己的色欲心、为自己对丈夫的情而找借口掩盖。有时学到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虽然觉的讲的很严肃，但自己总觉的是讲给那些有不正当的两性行为的同修听的，跟自己没啥关系，认为自己也没有跟丈夫以外的人做什么。有时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关于“断欲”这方面的心得体会，也觉的自己应该修心断欲了，也发正念清除色欲心，但都因为

没有长期坚持，没有足够的重视这问题，色欲心还在我的空间场中。

暑假期间我带孩子去过丈夫那边，由于这个色欲心没去当然也没守住。那期间，师父在一次梦中点化的很真切：我有一层的身体因为犯了色戒，下体要遭受烙铁烙的极刑，我的主元神不忍看，逃离了现场。醒后我虽悟到了，却仍然没有重视。九月底放长假，丈夫又回家了，我虽然发了正念，也努力的学第六讲关于“色魔”的那一段法，但是因为自己的色欲心依然很重，还有因为我是带着有为而学法的，所以我依然没做好。一个星期后（十月四日）丈夫回单位了，十月十二日邪恶旧势力就迫不及待的对我下手了。

四、破除邪恶对我的精神迫害

那些天，邪恶不仅疯狂迫害我身体，在精神上，邪恶也给我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丈夫和我的大部分姊妹都在外地打工，因为邪恶让我的耳朵听不见，他们打电话我不能接听，他们询问我母亲，很快知道了我的情况。他们每天轮番打电话要我去医院，给我母亲施压，甚至将电话打到我舅舅那，

让舅舅说服我母亲带我去医院。丈夫甚至威胁说如果我不去医院，就立即赶回家，将我的东西全扔出去（指大法书之类的东西）。我在心中求师父给弟子做主，并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那段时间，母亲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即要照顾我，还为我担心，加上亲友的压力，每天同修们走后她也逼我去医院。我流着泪对母亲说：你让我去医院，就是把往死里逼。一次我当着众同修的面求母亲说：我今天当着这么同修的面求您，不要再逼我去医院了！虽然我不争气，但是我相信师父决不会放弃我的。我知道母亲对我的情太重，我老是闻到她身上有很浓的油烟味，我对母亲说：妈，您对我的情太重，象油烟一样裹着我，我好难受。您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有事的。将来圆满了，您去您的世界，我去我的世界。后来听同修说，听到我的话，当场就有同修流泪了。同修们也与母亲在法上切磋，使母亲在法上认识提高了，同时她看到我坚定的心，之后就没再逼我了。母亲看我的正念不断增强，也渐渐有了信心，也开始注重修去对我的情。

了。既然每天要给三个讲，方式方法也就要做些调整，给每个人讲都不能像原来那样绕山绕水，尽量简短一些。这个阶段讲真相的经验慢慢多起来了，过程中还逐步克服了容易讲高的突出缺点。

这个阶段，讲真相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别去外面说，自己在家悄悄的炼就行了。”我还遇到过一位出租司机，给她讲真相，她说：“您讲的有道理。不过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好象跟我们这些开出租车的关系不大啊。”我问她：“我在国外接触过出租司机，他们一人能养活一家。您在国内当出租司机，养的活吗？”她当即叫起来：“当然不能！”“您想过为什么不能吗？”她说：“没有。”我跟她讲：“因为洋人只养一个政府，我们养五个政府。”她很吃惊：“怎么会是五个政府？”“政府一个，党委一个，人大一个，政协一个，还有工青妇合起来算一个，是不是五个？有没有多算？”我算给她听。她说：“没有。”“他们是谁养着的？不就是我们老百姓吗？您看您每天苦到头，为什么只能维持温饱？不就是他们

通过各种名目的收费、涨价、敲诈勒索把您的大部分收入都拿去了吗？这不也是一种迫害——经济迫害吗？当然跟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迫害。”我又继续说：“将来共产党没了，我们只需要养一个政府了，同样的付出，您的收入比现在至少多三倍，您干不干？您觉的不应该停止迫害吗？这跟您无关吗？”“啊！我明白了，如果那样就太好了！看来法轮功在争取的，是我们老百姓的正常权益啊！”

这个阶段，邪恶的恐怖气氛在逐步消退，老百姓好像慢慢也在独立思考这场迫害对不对，大法弟子这个人群都是些什么人。我遇到的人中，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最容易接受真相，官场中人则大多不愿表态。

三. 剥画皮

又过去了一年的时间。我觉的，给一千个人讲真相的目标肯定也该到了，可是还是没看到世人都明白了，正法结束了的场面。不过此时，我已经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不同的大法弟子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在做资料，有的在发资料，有的在劝“三退”，有的在面对面揭露邪恶讲真相。那真是正

走时所长问我：“还炼不？老爷子？”我说：“炼！”他说：“真行，法轮功真了不起！”

【救度众生】

风雨十年，看大陆人心的变化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看到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以后，才开始行动讲真相的。十年来，师父的教诲和指引，让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心的变化过程，见证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是怎样走出黑暗迈向光明的。

一、黑云压城

当我刚从自我保护、回避责任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讲真相的时候，个人的状态还带有许多的顾虑心、怕心。那时候，我曾经做个一个计算，既然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大法弟子有一亿人，那么一个大法弟子对七十个人讲真相就够了。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讲一百个。从朋友熟人做起，应该不难，如果坚持一天讲一个，三个月就够数了。就这样讲，坚持了一年，三百个都该够数了，可并未看到形势有什么明显变化。我那个时候的心态，说来惭愧，有点象是应

付师父，觉的讲真相是师父叫做的。

反观世人，听到真相后，反应最普遍的，就是叫我不要去跟别人讲这些，危险。还遇到过一位老者，很不客气的跟我讲：“年轻人，你讲的这些，我要是去上告，他们会把你抓起来的。看你年轻，今天我就不说什么了。”而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反应，是两位做新闻的记者朋友明确表示，只要是说报道法轮功的，马上就溜，决不参与。”还有一位安全局的熟人表示完全知道法轮功的真相，自己家里就有人修炼，决不参与迫害。

那时候，大多数人似乎都明白法轮功的确是被迫害的，但很少有人敢说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人的良知，好像都被压抑着，变麻木了。

二、苏醒

虽然看着形势变化不大，但是随着学法，讲真相、发正念的深入，慢慢怕心变淡了，那种应付师父的心态也退了。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变强了。那时候我想，可能大陆很多得了法的人并没出来讲真相，所以又把自己讲真相的目标调整到了一千个。我筹算，每天平均给三个人讲，坚持一年就足够

有一天丈夫又打电话回来，我虽然听不清但还是对丈夫说：你不要天天打电话了，我很快就会好的。一天晚上，母亲听我姐说我丈夫一下苍老了很多，让我给丈夫发个信息安慰一下他，我不肯，因为我心里恨他、怨他。但是很快我就想到我是一个炼功人，凡事应该为他着想，他们也都是为我好呀，为我担心呀，他们也都是众生。都是我不好，没修好自己，也害了他们，让他们造了业。怨他们干啥呀，怨自己吧。我就给丈夫发了信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让你们都为我操心了，我已经好多了。丈夫毕竟知道大法好，他很快打电话过来。那天是师父加持我，他讲的话我基本都听见了。丈夫见我真的有好转，放心了很多，心也平静下来了，也没再打电话要我去医院了。我真切的体会到，师父真的时时就在我身边，帮助我破除了邪恶妄图利用亲情干扰把我拖下去的险恶用心。

五、跟旧势力毁约

一天早上，发完七至八点正念后，有一位同修附在我耳边和我切磋说，也许我们在史前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定，她让我发正念否定、销毁与旧势力有可能签订的

一切约定。我发了几天的正念，之后在一天晚上，我睁着眼睛看到在一间屋子里，几个邪恶坐在那儿，其中一个问我：你的那张纸呢？我当时立即就明白邪恶指的是史前与它们的约书。我对它们说：我不承认与你们的什么约，我只承认与我大法师父的约定。跟你们的什么约我全盘否定，层层空间层层销毁、灭尽、解体！我刚说完，只见其中一个最大的邪恶一下就朝我扑过来了，我忙喊：师父救我！之后就看不到了。

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发正念，彻底销毁与旧势力的史前约书。我悟到是师父清楚我与旧势力有约，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帮我销毁了与旧势力的签约，帮我进一步破除了邪恶迫害。大约十天后，有同修天目看到从我身上揭下了一块黑皮，象一件黑风衣一样的黑皮从我头顶往下揭下来，从那天起，我退烧了。

六、彻底破除邪恶迫害

通过同修们不间断的与我一起学法、发正念，我自己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我渐渐悟到：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是师父安排的，都归师父管，不论我有多大的漏，

有多少人心执著，都会在大法中归正，跟你邪恶旧势力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你旧势力是注定要被师父淘汰的，所以旧势力的任何生命都不配考验我、迫害我，不配！你们只配被解体！大法弟子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旧势力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众生，罪无可恕！就这样，约十三天后，我的状况开始好转，我的耳朵能听见炼功音乐和师父的声音了，能听到同修读法、切磋、敲门的声音了！大约半个月后，我们彻底破除了这场迫害！从那天起我由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和面汤到我能吃饭了，也能下楼了，能上街理发了！

经过几天的调整，我的状态渐渐恢复正常，很快我又回到师尊正法的洪流中！我和母亲都流着泪感谢师父！感谢可贵的同修！是师父再一次给了弟子生命，是同修们的整体配合，将我从旧势力手里抢了回来！是大法的神威，破除了邪恶要害死我的阴谋！

七、感动与体会

通过这次整体配合破除邪恶迫害我的经历，我看到“真、善、忍”的光芒在同修们身上闪耀！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宇宙大法

“真、善、忍”！他们在圆容伟大师尊所要的，他们是真正助师正法的大法徒！

走过这次魔难，我真切的体会到在魔难当中，不管有多苦，有多难，都一定不能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这坚定的一念，这是人与神的区别；始终不能放弃对师对法的坚定、坚信；在魔难中更要注重时时修自己的心性，修自己的一思一念；而且一定要向内找，找到自己所执著不放的那些东西，直指人心发正念解体它们；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包括史前可能和旧势力签订的一切约定，并彻底销毁这个约定包括旧势力本身！还让我深切的感到整体配合的强大威力！

紧接着我经历了两次反复，一次是因为状态好转之后起了欢喜心；另一次是对亲情的执著，还有我对母亲的依赖心很重，能自理了，也要母亲服侍我，潜意识中还有把自己当病人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使我的身体又出现一些不正确状态。但是经过学法，我很快归正了一切，并提高了心性。写出来也是个教训与提醒。

我在写这篇交流稿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的干扰，

悟到这是师父的安排，对我的保护。)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来提审，问我昨天晚上好受不，我说什么好受不好受的？他们说昨天晚上把你打什么样？我说没打我，叫我展示打坐炼功，还让我教他们打坐，说以后坐板都这么坐。派出所警察很惊讶。我说我在那坐板就是打坐(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正念、三退的事)。全室二十多人，有些身体不好的，也有犯罪后很后悔的，我给他们讲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人生为什么？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人？如能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就能身心健康做一个好人。有的跟我学打坐，有的让我教他背《论语》，一坐板他们就把围在中间打坐。一开始有个十四、五岁年轻犯人，在我打坐时打了我一下，我没理他，完了我和他说，我比你爷爷年龄都大，我也不是犯人，你小小年纪就犯罪到这里来，你打我就等于打你爷爷，这对吗？！你爷爷知道他心爱的孙子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得多难受啊！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法理和做人的道理，大家都静静的听，有的还说他两句，他很

悔恨自己，表示今后也要学法轮功好好做人。其实对大家也起到了教育作用。

负责我们监室的管教找我谈一次话，我和他洪法讲大法是高德大法，我们是修佛的，是修炼、是信仰，是符合宪法的，我们与政治无关，只是让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提高道德底线，增强人的素质，减少犯罪，有利社会治安。他开始还要跟我辩论，我用大量事实让他明白了。我建议他看几遍《转法轮》。过几天他说他看了《转法轮》，他告诉牢头照顾好我，说我年龄大了是个好人。他说他只起个保管员的作用，在我这别出事，安全来、安全走。

后来我要求炼动功，我和牢头说，我不炼动功身上不好受，炼功才能改变身体。牢头就让我每天上下午放风时在院子炼，让人在门口看着别叫其他管教看见。有一个比我先出去的犯人，找到了大法学员，请了一本《转法轮》，开始学法炼功。还找到我儿子，让给我打进来五十元钱。通过这些我深深体会到，是师父让我到这里度有缘人。第四十九天，师父安排我安全回家。即没写三书、也没签名，临

体。我对他俩提出多看《转法轮》别迷失方向；小队犯人也过来道声珍重！我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按真善忍标准做人。我看着他们，为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好处，选择了一个好的去处感到欣慰！真是“佛光普照 礼义圆明！”

二零零一年八月份，我被非法绑架到戒毒所遭受迫害时，和四个戒毒青年在一个屋，他们叫我爷爷。我告诉他们要诚心炼法轮功，很快就把毒瘾戒掉，不用打针、吃药，不用遭罪。我跟他们讲学大法的美好。他们就让我教他们炼功，和我坐下来一起打坐炼静功。用一个人看门，晚上就不用看门了。两天后第三天开始就没打针吃药也没犯瘾，可高兴了。他们就不让我吃那里的饭，吃他们买的饭（经济条件好可以订饭），什么都给我带份，我不吃他们不干，他们说你要不吃我们都不吃饭了，哪有爷爷吃窝头，孙子吃大米饭的理。一个女警察医生说：“他们炼法轮功的都不动别人的东西，可好了。老人家你看这几个年轻人多好，他们家条件都好，你就吃他们买的饭吧，不然他们也不干哪。”我只好吃

了。医生发现他们不打针不吃药了，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问你爷爷，他来了我们就不打针不吃药了！我就对警察医生讲大法的好处，洪扬佛法。她说那你们就跟老爷子炼功吧，省得我还得给你们打针。医生说法轮功真厉害，可是我只呆了四天，第五天我得脑血栓就回家了。我就告诉他们真心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好！他们表示绝不放弃，救了他们！

二零零一年九月末，我被非法绑架到看守所遭受迫害，在那天晚上一进看守所，就围上来五、六个年轻犯人，把我围住。这时牢头说一声谁也不要动，都坐下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炼法轮功的。我和他们讲了很多炼法轮功的好处和方法，讲了一些与法轮大法有关的最浅的关于治病方面的法理，怎样做好人，只要心诚，按照真善忍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都能成为好人。给他们展示打坐炼静功。当时有人也试着盘腿，但盘不上。牢头说他七十岁了腿盘的这么好，精神头这么足，说明这个功很厉害，大家都要跟他学，不准谁碰他。一天乌云全散，有些青年很扫兴，本来想过过瘾大打一场（后来我才

比如邪恶令我头痛、身体无力，干扰我的主意识，让我把即将完成的文稿在电脑上忘了保存，前功尽弃，但是我在正念的主导下，最终破除了邪恶干扰，完成了这篇文稿。我在写稿过程中，也流了很多的泪，为师父的无量慈悲，为同修的无私付出。我想这一切会成为我不间断精进的动机，我想我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再懈怠、放松自己，因为我身上承载着伟大师尊的重托和众生的期盼，我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

我不能一一去向众同修们表示感谢，只能借拙笔在此表达我的心情！

向伟大的师尊叩首！向可敬的同修合十！

扭转观念 干扰消失

诚玉

前几天，在打印一些资料时，打印机出现一种现象，刚打印了半页，“噌”的一下，纸就出来了，紧接着又打下一页，结果好几页顺序就乱了。接连几天都出现这样的现象，丈夫让我发正念，效果也不好。我心里总是有些不稳，很怕它出现

此现象，所以精神高度紧张。过分担心，就是怕执著了。怎么放下这执著呢？

后来，我悟明白了：当我发现打印机出现两次上述不正确现象时，我心里很自然的得出一个负面经验：它经常出现这种跳页现象。还跟丈夫说：它老是这样的，要多注意些。在那样的环境下我形成了一种观念，那个观念认定打印机总是这样。所以我发正念时效果也不好，就是那个观念没扭转过来，念不纯的缘故。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讲：“你自己是先天的自己，他是不变的。但人认识事物往往容易形成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就不是自己。不形成任何观念，看问题都有自己善良本性的见解，真正自己的见解，慈善主断这件事情。”我先扭转观念，所以每当我脑中反应出这种负面经验（观念）时，我就排斥它，同时以很强的正念想：打印机没事，不会再跳页了，会调整好的。结果，整个下午打印机工作的很顺利，一直到现在，都没出现跳页的现象。

《洪吟》“新生”中讲：“度众生 观念转 败物灭 光明显”。观念一转，真的就

柳暗花明了。

通过这件小事我悟到：在遇到魔难时，不要把事情的很糟糕，要乐观积极的往好处想；对待同修，要多看其优点，要包容同修的不足，同时用正念对待，相信同修的不足会很快克服的，不给同修加负面思想。也就是时刻保持正念、善念，不要总是吸取负面教训。

回想过去，漫长的生命过程，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有多少观念沉积到大脑中。善良本性迷失，没有了真我，被观念代替，活的不明不白。今天，有幸遇到师父，听闻了宇宙大法，使我们的生命从迷蒙中清醒，找回了先天的自己，我们真的可以回归了。

认识没有绝对 放弃才是提高

内蒙古大法弟子

母亲不识字，修的很苦，这些年来，身体上的病业关没少过。有时拖得时间长了些，就问我：“你帮我悟一悟，咋老也过不去？”我就说：“你得向内找，是不是……”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完（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跟她交流），就被噎了回来：“谁不知道向内找？用你告

诉？说点别的。”我就说：“那你就多发正念吧，不承认邪恶对身体的迫害。”母亲马上又顶了回来：“谁不知道发正念？我比你发的多，每天到点就发。”对此，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这样被顶的多了，心里就有了怨和不平，心想：这种拿长辈压人和明显的争斗心就是应该突破的东西。不让我说话，不让我说话那你身体就疼吧。过程中，我只看到了母亲的缺点，没有向内找看看自己；为什么每次我说话母亲不愿意听？为什么我一开口她就心烦顶了回来？母亲就是一面镜子，在我的身上，同样存在着共性的问题。可是身在其中找不到啊。

有一次，不修炼的小妹给母亲买了一件上千元的毛衣。怕母亲嫌贵生气，告诉她说是六百元。可几天后还是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训斥小妹，说她不诚实撒谎，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嘛。想不到，小妹当时就顶了回来：“你愿要不要，不要你送给别人。”说完便生气地走了。在这尴尬的接骨眼上，我说：“妈，这就是你不对了，儿女孝敬老人，这也是人的一层的理，你不能

送拘留所)。我一个监室内有四、五名大法学员，我们一起背《论语》和《洪吟》、炼功。管教让牢头管我们，不准炼功，我们给他讲真相按真善忍做人，就不能犯罪了，他明白后表示要学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不再糊涂了。不仅不管我们了，还和我们一起炼打坐。管教不让我炼功，我说我七十岁了，一身病炼功都炼好了，身体这么好，你看你不到五十岁，身体那个样，他不吱声了，以后他也不管了。十五天期满因不签名，又把我送到市教养院办学习班。在学习班内讲真相不劳动，副大队长找我谈话说：“你七十岁了，又是老党员干部，就写“不炼了”三个字，签个名我就放你回家。”我和他洪法。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你们将来成为觉悟了的人，现在是来提高层次是不是？”当他拉开抽屉拿烟时，我看见有《转法轮》。我就说：“你也学《转法轮》，怎么不准我们学呢？你为什么偷着学呢？”他说：“我要公开学不也得象你们一样被抓吗！”我俩都笑了起来。我说：“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共产党说假话)了！他说：“你别

说了，你就这样呆着吧，我不让他们管你……”他告诉管教们：“他年龄大，身体又不好，不要管他了。”所以我也不怎么参加劳动，打坐、背《论语》和《洪吟》，他们也不管。有空我就和同修一起打坐(当时还没有三退和发正念)。我们又给犯人讲真相，讲法轮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真心学法者师父给净化身体，无病一身轻。同室的犯人，后来一个小队的犯人，和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处的都很好，有的表示出去也炼法轮功，有的晚上和我们学打坐，有的和我们学背《论语》和《洪吟》。负责我们的管教是一个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不太明白。一次洗澡完了(他是负责看我们的)，他到我面前说：“老爷子修真善忍有什么错呢？！我怎么不明白呢？”我给他讲了江某某出自于个人私愤和妒嫉，发起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建议他好好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动一动脑筋你会明白，应该怎么确定你的人生！”他看完大法后，不但不管我们了，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切磋。在我一个月临走时，副大队长和管教都送我，并嘱咐我要保护身

谁惧谁？邪恶表面的疯狂，就象一只纸老虎，一捅即破，没有什么可怕的。

同修们，让我们修去怕心，更加精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返家园。

炼功时应保持“宝相庄严”

—就冬季炼功着装与同修交流

大陆大法弟子 小禅

前几天的一个早晨，我炼完动功后准备炼静功。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的深秋，在这凌晨时刻，已是寒意逼人。我像往常一样，脱掉长裤，坐到床上，用棉被盖住下身，开始炼静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思想渐渐地沉静下来，进入入静状态，周身说不出的惬意，就在这美妙无比的时刻，我忽然想到，我就这样坐在被窝里炼功，真是不妥，是对师尊的大不敬，心中不禁翻江倒海，思绪万千……

记得看过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他说在我们学法时，另外空间的佛、道、神是跪着学法的。我想这些佛道神断不会像我一样坐在被窝里炼功的。而且在我们炼功时，师尊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还有许多的神为

我们护法，我们在另外空间里光焰无际的身体坐在被窝里，这真是不够庄重，更是对师尊的大不敬。想到这些，我不禁汗颜，羞愧不已，自责不已。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凌晨醒来，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先洗漱，让自己清爽起来，然后开始炼功。只是我在炼静功时依然衣装整齐，悠然坐在那里，自己都觉得“宝相庄严”威严无比。

同修，希望你不会像我那样曾经坐在被窝里炼功，我也希望你如果错了，会像我一样改正过来。让我们时刻保持大法弟子的美好和庄严。

个人感悟，请同修指正。

【正见十年征稿】

回忆在被迫害时救人点滴

天义

我是七.二零前大法弟子，得法后如久旱逢甘霖，坚信师父和大法，到处洪法救人。七.二零后我八次被非法绑架迫害。二零零一年三月和老伴买火车票去北京，前一天晚饭时被非法绑架，当天夜间被送拘留所拘留（老伴第二天去北京半路被劫回

拒绝。你应该找一下自己，为什么小妹要对你撒谎？是不是……”我还没有说完，母亲就顶了回来：“我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有什么错？她生气了说我，说就说，我不动心，这个关我过去了。”我说：“这不是简单的表面过关啊，根本的问题你还没有找到啊。你应该……”母亲说：“我不用你开导，修你自己。”可是，我总觉得母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提高上来，也总想调整一下心态，用能感动让她落泪的心态和母亲交流。可是，不知为什么，每次总是交流不成。不是母亲不接受，就是被弟弟妹妹们制止不让我说。我心想，我可以不说，但我是为你好啊，咱们是一个整体啊。我的认识是对的，也总想找机会和母亲交流一下我的理性认识和一大堆她心性没有提高上来的表现。

一次，全家人在一起吃饭，我见是机会，便调整了一下心态，就笑着说：

“妈，我跟你说话：你应该……”可是，下面的话还没等说，妻子就大声地制止我说：“吃饭，吃饭。别说话。”一旁的妹妹弟弟们也目视我；别说老太太的不是。尽管我当时被窝了回

来，心里很难受，可是我一直在找自己：“我究竟错在哪儿？”我没有错呀。我是为同修好啊。

晚上，我作了一个梦：说有一人找我写书法，我的书法很有名气。我很自负和高兴地铺开纸，提笔挥毫。可是，刚写了两个字，旁边的一个人就说：“不行不行，你看我的……”我一看，说我不行的人，是教我写书法的老师。我便恭敬地站在一旁。只见我的老师从我手中接过笔，很洒脱地开始写字，似乎边写边显出一副很自满的陶醉神态。写完两个字，我一看，真是顶级水平啊，我自愧不如。可是，当我一转身，发现旁边还坐着一个人，此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意念知道：此人才是真正的大手笔，远远高于我们俩人，属于真人不露相的那种不轻易出手的绝顶高人。

这个梦，对我启发很大。在帮助母亲这件事情上，我看到了自己强烈的表现自我，强加别人的心。把自己认为的对看的绝对了就是错，放弃才是提高。我似乎感到去掉了很多东西，有了很大一步升华。我悟到，往往我们在帮助别人时，都隐藏着很多修自

己和境界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当我们能够放弃自己的认识并能理智地找自己的时候，会有许多感慨和轻松，提高就在这看去似有似无的微妙之中。

从听到的事情向内找

想他

刚学法时，甲同修匆匆而来，说有个同修闹离婚，他要去帮助、协调当事人，不能参加学法。等到第二次学法前，乙同修讲了想离婚的同修如何如何，我听了不耐烦，脱口而出：别说了，我们不也经常吵闹吗？只不过比他的成度轻一点而已。乙同修不讲了，他家曾出现矛盾大了想离婚的地步；我和妻子吵架大家也知道。当然，我说的这个话，没有意识到——听到的事情向内找，只是“不耐烦了”随口说了这个话。现在开始有点意识到了。同时我也曾看到协调的甲同修和他妻子之间说话也不平和，有时粗暴、训斥、命令。

又一次学法后，乙同修讲很精进的丙同修被自己的亲哥哥把师父的法像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摔了，乙同修请大家帮助悟悟。我说，丙同

修是怎么悟的？乙同修说：“丙同修悟的是给自己的亲人讲真相力度不够，认为三退了就行了，没再深入的讲。”我想起了自己还不是这个情况，父亲也三退了，但对大法也没有真心认可。和大家谈了后，大家都不说了，都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类似问题。再没有把眼睛盯在同修身上。

看望丁同修，同修说有个做三件事很好的同修炼静功后昏迷过去了，被家人送医院抢救，发现脑中有瘤做手术好几天还没苏醒过来，怎么回事呀？问我怎么悟？我说我不知道同修的情况怎么悟呀，但有一点：她的状态就象我们稀里糊涂的被抓进劳教所、监狱，本质上没有区别！还不是我们的执着心不放，屡教不改造成的。

我们不要一味的把重心放在帮助同修上，更重要的是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自己本身要更深入的向内找自己，去相似的执着心。提高了层次，对邪恶的制约力就强了，相应的同修状态也会好转。相反我们没有提高，问题仍然僵持着，甚至复杂多样。因为这是修炼，不是做事，所有参与的人都要提高。这是我俩交流后悟到

的。

要用强大的正念否定它，解体它。我们每一位同修都是为大法来的生命，都是师父“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怕的因素不是师父给予的，不是新宇宙的因素。我现在的境界悟到，任何一颗怕心出现的时候，立即正念解体灭尽它，正念强，它瞬间就消失了。也可以发出一念：全面否定和解体出现该怕心背后隐藏的旧势力操纵的一切邪恶和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发出强大的法轮将其罩住、定住，发出强大的灭、灭、灭，从根源上到表面全面否定解体它，直至灭尽消失。再出现再清除，直到自己空间体系内外怕的因素全部消失，达到自己空间体系内外邪恶全灭。“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我们是主佛的弟子，是来助师正法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是来正一切不正的。一切破坏大法干扰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正的一切和旧势力本身及操纵的一切邪恶，只有淘汰的份和逃跑的份，跑得慢了就被我们强大的正念解体了，我们怎么还能怕邪恶呢？师父和众护法神时刻在我们周围呵护

我们，只要我们一思一念在法上，时时向内找；不在法上的，立即解体它，做了不符合法的事，认识到了立即在大法中归正，谁敢动我们，谁配动我们，谁又能动的了我们，谁动念谁之罪，旧势力本身及操纵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是被淘汰的生命，根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说了算，一切由师父做主。

同修们，师父的正法进程推得越来越快，已经浮到表面了，旧势力操纵变换成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隐形的最后的邪恶和因素，已经压到了表面；表现在人这，就是中共邪党操纵公、检、法、司、国保、特别是“六一零”非法组织叫嚣什么三年强化“转化”，妄图利用回访的形式迫害法轮功学员。大陆一些地区连续不断的办洗脑班，非法抓捕大法学员进行洗脑所表现出最后疯狂的假相，这也给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学员和非法关押在各地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内大法弟子、学员，一起里外配合清除解体最后邪恶的机会。我们是“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是大法的一粒子，不会被邪恶表面的假相吓倒，

我是北京的一名大法弟子，通过自己修怕心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下向内找提高心性，转变观念，在法理上升华后的一点感悟。

要认清怕心的根源和表现。怕是为私的，是旧宇宙存在的一种因素，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中，你越怕旧宇宙中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加强加大你空间场内这种怕的因素，让它布满你的整个空间场，让你怕的各种念头都翻上来。如怕死，就让你怕的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似的，如怕被抓，就让你怕的可能马上被抓似的。如怕家里的大法书籍、师父的法像和救人的法器被毁被抢劫，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让你感觉好象恶警立刻就破门而入把你家抢劫一空，如果怕做不好圆满不了，旧势力就让你不断的出差错，做不好三件事，离法越来越远，如怕家人没人照顾，怕失去家庭的温馨，放不下对家人的情，旧势力邪恶的生命和因素就操纵恶警绑架你、迫害你流离失所，非法关押你，非法劳教你，严重的判刑；如怕自己的丈夫（妻子）有外遇，旧势力就会操纵你的妻子（丈夫）出现外遇假相或真的出现外

遇，或者突然与你离婚；如怕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或者有矛盾，旧势力就在同修间制造间隔，加大矛盾迫害干扰同修之间相互配合的项目，如怕得病，旧势力就在过去得过病的部位演化病业假相。

“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它还让你在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如被非法关押在黑窝的同修，任何一颗怕心，都会被邪恶随时加大加强，如同修曾交流的，如怕电警棍的心，恶警就会拿电警棍出现在眼前。实质以上种种怕的表现都是假相。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的法理中，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就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当我们出现怕的一念时候，首先分清它不是自己，任何怕的一念，都是为私的；任何一颗怕心，都是为私为我的；自己是“真、善、忍”造就的生命，是无私的，是为他

的。过程中丁同修谈了她的姐姐邪悟了，她在心里默默的发正念，姐姐说，你别发正念了，你动不了我。我说邪恶控制着你姐姐说的真对，你的层次确实没有它高，你发正念它死不了，还敢说。我们意识到都是自己提高的太慢、不精進，周围才出现许多不正、麻烦的事情。

这段时间，打印机出现6C10的故障代码，悟道再不斩断色心610就开始干扰了，惊醒我开始正视自身。十几年来这个心从沉迷到被带动的欲罢不能、从不被它带动到稍微有点留恋，一路走来真是好辛苦好艰难，现在就差临门一脚、踢飞它的时候了，可我迟迟不动，挥剑斩色魔到时候了。打印机出现不进纸的情况，点悟我精進，别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想着想着觉得师父讲的听到的事情无条件找自己的内涵，好重好重。心情肃穆庄重，修炼——太严肃了。实修了吗？执着心去掉了多少？自己衡量着自己。

回家的路上，太多的绿灯伴我驱车而回。师父的鼓励也鞭策我写了这篇体会，希望对同修对整体能起到一

盏绿灯的作用。

在写体会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潜意识中还有承认邪恶的迫害，这个问题很严重。全盘否定邪恶的干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认可。虽然我们做错了，但是师父的弟子，不须邪恶的安排。但旧势力还是出现了，摆在了眼前，如何做呢？就是实修、向内找、发正念、别无它路，明慧周刊第五一四期中《我们都应关心被迫害回来的同修》很有借鉴作用。其二意识到邪悟同修背后的邪灵虽然灭不了，我们可以请师父帮助救同修，会有变化的，事情会出现转机。为什么想不起呢？还是学法不够、正念不足、执着心多。我亦如此，写体会时才想到。此稿完成修改期间，再去丁同修家，丁同修说全家为老母庆寿的前一日和当天，她请师尊加持并且叫其他姐妹共同发正念后，原打算买活鸡活鱼的邪悟姐姐不买了；以前团聚时经常吵闹的气氛这次和谐了。又深深的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不经魔难，也能提高；风雨之前，亦显彩虹。事实证明了这点，当悟到6C10故障代码的意思后，同修和我亲眼看到雨前出现的彩虹，

双道彩虹，有缘的世人也拍录了这一奇景。

走出被迫害的思维，真的神起来

大法弟子 紫韵

在我们身边，有多位同修被非法绑架关押，在营救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思维误区需要我们自身调整归正。

一 同修有漏与被迫害

当多名同修突然被非法绑架之后，大家缓过神来还是谈到：“某同修不注意安全”，“某同修执著心不去”“某同修不好好学法”等这样的话。虽然我们也向内找，并且当时也有互相提醒：“即使同修有漏也不允许被迫害。”但后来我查找自己，发现潜在意识中，还是有这一念：承认同修有漏。虽然这一念很微弱，但它却存在那里，我心中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起同修就在被非法绑架的前一晚说过：“我感到身心压力非常大，同修的埋怨，事情又多，真想静一静。”同修在最近一段时间，既要做书，又要制作年历，新年要到，相关真相物品需要尽快制作等许许多多大小事，再有同修的不

解，都无一不沉沉的压在同修心里。我想当一个修炼人所承负的超出他的承受力，他势必会感到压力大，虽然是个修人没能跟上，但周围同修的分担，和对他的慈悲体谅，必然也会给他减轻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记的周刊上有篇文章说：某男同修脾气很大，结果发现他的妻子同修有党文化，很强势。这虽然不是绝对有直接关系，但同修之间的分担、鼓励和帮助，也确会互相产生良性带动和影响。

所以，承认同修有漏的思维，就是在向外看，它的基点是为私的，是站在我的角度看别人，即使在心里有一点，也都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物质，也会给营救同修造成阻碍。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并归正后，真念一出，完全为同修好，没有一丝自己的观念，真的慈悲同修时，我发现心中只有强大的一念：我的同修是伟大的，他们做的事是最正的！任何旧势力的一切我从根本上都不认可！我感到全身都充满一种纯净的能量，泪水不由自主的流淌，我体悟到：慈悲的一念才能力可劈山，在营救过程中，也体会到心态很稳、很静。

修炼的人，固守着人的尊严不放，自己保护自己不让人伤害，那怎么能叫修炼呢。修炼就要还债，如果我曾经歧视侮辱过别人，别人今生来要债，我能说，不行，我是有尊严的人，你不能歧视侮辱我，行吗？欠债要还，这是天理呀！别人侮辱我人格了，我就认为自己的人格不能侵犯，让别人侵犯了，不就一口气窝在肚子里，恨心、报复心全部上来了，反正这个最基本的东西不能碰，一碰我就恨。

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的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的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这个事我们是遇不到的，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人与人之间心性中的摩擦，我说不亚于这东西，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相当难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又告诉我们：“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著于

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维护常人式的自尊心，那还不是在为了一口气活着吗？就象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有多少人为了一口气活着，受不了就吊死了。”修炼的人能为一口气活着吗？活着的目标就是争那一口常人之气吗？那不就是个常人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整个的生命，从最宏观到最微观都要主动同化“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而不要保留那个常人式的肮脏的“自尊心”。

写完这篇文章用了好几天，写完后，感觉包围自己身体的一个壳被打碎了，常人式的“自尊心”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是“自私心”的代名词；是“为一口气活着”的代名词；是“不肯承认、改正错误”的代名词；是“不尊重别人”的代名词；是“拒绝伤害”的代名词；是“不能关心、体贴别人、忽略别人”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同修之间发生间隔，不能圆容、配合好的一个原因。

修去怕心更加精进

唯真

来。被丈夫抵到一边的我，只能在丈夫后面照个镜子一角了，他那种的霸道，不可一世，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态度，让我心存怒气，却不敢发出，于是就怨气十足的狠狠瞪了他一眼。虽然事隔三四年了，但我瞪眼那一幕却令我永远无法忘记，那是恨、是怨、是欲争而不敢争的压抑。这哪是修炼的人哪，简直连个常人都不如。可能是我同化法的另一面知道，我这一瞪眼，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抓到把柄了，所以这一幕多年后依然清晰。

这种变异的“自尊心”执著也是旧宇宙中“为私”的集中体现，表面上堂而皇之的，好象自己是正当的在维护自己做为一个人的尊言，不去巴结别人，不去向别人弯腰，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别人不能够歧视和侮辱我，我要维护我的人格。可是，这些不都是在维护一个“我”字吗？“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要活着有活着的尊严，别人不能对“我”如何如何，就是千方百计维护着一个“我”字，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人碰都不能碰的人，更别说让别人伤害了。万一别人伤害了我，那就是恨心和报复心，压都压

不住。当自己确实有错误时，又不承认、不改正，为自己辩解，反正就是不向别人低头，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别人不能歧视和侮辱我。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怕被别人歧视和侮辱，这是不是一种执著呢，就是这种执著心长期不去，才引来了更多的歧视和侮辱，在家里，本来丈夫没有什么理由来歧视和侮辱我，但长久以来，他就是那么无来由的不顾我的面子，不尊重我，对我发狠，呵斥。被邪党关进劳教所迫害期间，分别送进两个大队，里面管生产的普犯也是对我发狠，呵斥，好象爷爷训斥孙子一样，让人恨、怕，又无奈，感觉到毫无尊言，痛苦至极。

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的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作为一个

二、是我们做主，还是按它的程序走

在拘留所见同修时，那里离着大门很近，就有同修说：“我们发着正念，里外配合好，同修往外走，我们接着，上车堂堂正正走人。”有同修认为绝对不行，那样做后，我们损失会更大；也有同修说，当初他们多名同修在这里时，有一扇窗户总开着，而只要拿下一根铁栏杆，从窗户上下来直接就是大路，回家易如反掌。他们就想有锯条，结果第二天真有了，这时有同修说，我们这不是破坏了公共设施，破坏了人的理了？同修们就作罢了。

由此我想到这样的问题：在宇宙正法中，作为在人间修炼的大法弟子，怎样摆正修炼人与常人社会这层理之间的关系？我觉的这不矛盾，即使在人的空间，即使是邪党的所谓“法律”，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也是没有错的，而任何形式对大法弟子的关押迫害，本身都是违法的，并且是犯罪行为，大法弟子只要本着理性智慧（这当然是基本的前提了），不配合它们行恶，通过各种方式解除无理关押，都谈不上触犯人间的

理，相反，不配合行恶的本身才是真正的善，才是真正对人间这层理的维护。对于大法弟子来说，邪党的关押是非法的，审讯是非法的，手铐是非法的，监狱本身也是非法的，你无形中默认了被关押，认可了它的“秩序”，那不就意味着认可了自己“犯罪”吗？只有认可了犯罪在先，才会有“破坏公共设施”，“破坏公共秩序”这一说。

大法弟子的意志体现在人间才是真正秩序的展现：大陆同修的集体“越狱”；摔掉手铐；同修眼看要被送劳教时，在看守所邪党人员眼皮底下，同修就被亲友及其他同修接走，堂堂正正开车回家，并且事后没有任何“损失”，这样“不合常理”的事不知多少，这正是大法弟子证实法中即超常又正常的体现。走出无形中固有的观念，和认可迫害形式的思维，真的神起来，世人才能随着我们的心念而动。

三 我们的物品是用来救人的，不是邪恶利用的“犯罪证据”

在发正念营救同修时，我想到：同修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是用来救人的，可我们有多少珍贵的大量资

源被邪恶非法抢走，这还不算，邪恶还利用这些救人物资，变成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辛苦救人的同修的“犯罪证据”！所以，我们不仅营救同修，同时也要心念一致收回我们的个人财产物品，包括钱物、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

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解体变异的“自尊心”

大陆大法弟子 冰冰

早就想写这篇文章暴露自己那强大的观念、执著，但又迟迟不能下笔，是因为自己那人的一面认为，作为一个人自尊心太重要了，如果能够连“自尊心”都不要了，没有了尊严，那还能成一个“人”吗？

“自尊”的意思，即自我尊重，指既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允许别人的歧视、侮辱。“自尊”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尊重自己。自己尊重自己，可以表现为做的事情有尊严，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去做一些龌龊苟且之事，同时，又有一种抬高自己、娇惯自己，不容别人伤害的意味，不允许别的歧视，侮辱。

“自尊”有不向别人卑躬屈膝的意思。不向邪恶、强权卑躬屈膝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但有时候，还会表现为傲慢，不肯承认错误，不能改过，不肯向别人低头，甚至认为自己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没面子——没自尊。所谓的“自尊心”就是自私心，维护自我的心，爱面子的心。偶然的，我又知道，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过：世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原来“自尊心”并非我先前想像的那么美好。

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自尊心”也是我修炼中的一个强大的执著和障碍，由于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造成家庭和工作中的矛盾。其中的核心就是当面对别人的歧视和侮辱的时候，由于执著于自己的“自尊心”执著于“自我”，所以根本就无法做到忍。并且产生强烈的恨和报复心。

这一点，在修炼前，就在我的个性中存在着，别人好言好语的让我去做一件事，我会很快答应，如果用命令的口吻，或者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强权暴力压制着我去做，我就会极其反感，拒绝去做。

也就是常人讲的“服软不服硬”。如果是被迫，被压制，不得不去做，那种情形，就会使我产生强烈的屈辱感，继而产生强烈的恨心和报复心，那种恨是一种剜心透骨，恨之入骨的恨，因为它触到了我做人的最底线，让我感到自己猪狗都不如了，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恨不得让那个侮辱我的人被处以极刑方解我心头之恨，所以，在受到别人的羞辱、屈辱之后，我总会在脑海中幻想这个人被我慢慢的折磨死或者突然遭遇横灾在极其痛苦中死去，心中就会产生报复后的快乐。

然而，毕竟修炼了，不同于常人了，不管是什么执著都要去掉。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著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

因为没有及时发现、清理这个执著心，对“自尊心”的执著，又引出了“傲慢心”，“不肯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心”“顶撞别人的心”和“逆反心”、“跟别人顶着干、对着干的心”，“怕被别人看不起的心”，

“千方百计维护自己面子的心”，“争斗心”，“好胜心”，“好强心”，还有“嫉妒心”等等等等，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各种阻碍和难。

生活中，我的丈夫表现上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情形，傲慢并且喜怒无常，虽然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却喜欢看不起别人。常常无来由的对我表示轻视、蔑视，讲话喜欢用恶狠狠的强制的口吻，必须要照着他说做的去做，不做，他就会大声骂，显出一幅暴力相，让人害怕。我在被他呵斥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怕心、恨心和报复心，却不知道用师尊的法来对照自己，找自己的执著，却一味的看表面，家庭的关和难一直过不去，用常人式的怕、恨、埋怨、暗地里较劲、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不理睬，打冷战来解决矛盾，表面上在修炼，三件事在做，实际上并没有从内心来修自己，导致自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

记的被非法抓捕的那天早上，洗手间里，我穿过衣服在照镜子，准备去上班。丈夫走了过来，用身体把我抵到一边，自己舒展开来，把镜子全部霸占，照了起